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雷　琳

尚書講義卷十三

宋 史浩 撰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道德一也道不可見見於有用者德也德有疵累則道未得為純全德之醇乎醇即道矣譬如鑑不止垢瑩然清明之質玉不留瑕溫然潔白之姿使鑑有微垢必不能覿形玉有纖瑕必不能成器人或不矜細行必不能進于道古之拳拳愛君者唯恐其有微垢

纖瑕不能為明鑑美玉此召公作旅獒之意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西方之戎有國曰旅獻獒庭實也不却而受之召公之所憂也夫以武王有聖德一獒之受何足為累而公諄諄如此何哉盖獒之為物善知人意嗾之則能

觸人非止警夜之犬也後世昏君有恃此而拒下者
武王畜此殆將何用夫既留其種類烏知厥後無諛
佞之臣指獸之能以動人主慢侮臣下之心乎召公
防微杜漸止邪于未形意深遠矣公其以道事君者
歟武王革命去商之虐薄海鄉風九夷八蠻賓服內
附則五戎六狄亦可知矣通道者言其無壅皆得達
于王所非後世所謂開邊也嗚呼者嘆辭也將以開
寤人主當先其憂深思遠之聲容也明王敬德四夷

咸賔者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也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者尊君親上之心不可以墟拘也惟服食器用王則受之他物不當受受之皆無益也服食器用惟王及后世子百官之供億必不可無者既推其餘以及諸侯以昭吾德之所致又以寶玉錫之同姓厚睦親親以見不殖貨利之意諸侯敢不服乎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者惟其有德予之足以為榮苟惟無德物固自若予之不足為貴矣所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

者也召公之戒其曰不狎侮不役耳目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畜非土性之犬馬不育珍禽奇獸不寶遠物皆去邪而歸至正之戒也且狎侮君子則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不盡力役耳目則為聲色所惑百度焉得而正所謂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志以道寧居之安也言以道接求諸道也作無益則飾文繡事土木徒費工力終歸于壞貴異物則求玩好採珍奇徒費貲糧民益窮空畜犬馬則不知土性戲蹶齧噬

有害無利育禽獸則不憚蒐獵窮追遠捕遠人不服矣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者其可一念萌此哉其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邇安則遠至矣此王者輔德之要道來遠人之機括也召公欲武王夙夜勤止而于細行有所矜持所以全其德也又謂為山九仭功虧一簣欲其終能保其全德也其曰允迪兹者欲武王信行此道曰生民保厥居者所謂保民而王也惟乃世王者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而使世世脩

德也嗚呼召公愛君之道至矣盡矣此其所以為三代之臣歟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者蒼籙册書之匱凡災祥之興於是考焉祝史之辭於是藏焉以金緘封歷代寶之故曰金縢周公嘗以册納於匱中爾史氏乃直謂周公作金縢豈金縢因周公而顯故以是名篇乎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玆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克商未久而遘有疾弗豫弗豫弗悦也居是時商民未盡服周德未盡敷羣臣惴惴危疑唯恐王室之不競也又況大臣太公周公召公能不痛心乎太

公召公欲為王穆卜穆敬也是敬禱于祖廟也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者若曰未足以感動也周公是時已起忘身殉國之心矣既不敢率二公亦不敢告二公第以身任武王之疾必欲其有瘳吾有死而已其曰自以為功獨以此為已任也為三壇同墠者野外之祭也意必其在無人之境為是舉也葢古者無廟則為壇墠以祭三王有廟周公不於廟祭之而為是壇墠此深不欲人之知也孔子有疾子路請禱變

師之心與周公愛君之心同也而孔子知之未若周公乞以身代而不使人知也然則周公愛君可謂切至矣三壇同墠所以告太王王季文王而自為壇於北面立焉植璧秉珪拱俟祖考之來格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某者代武王名也或曰史不敢名以書考之有道曾孫周王發亦史所記史固未嘗諱也意者成王啓書時傳示羣臣不敢名其父故以某代之也厲虐者危殆之疾也丕者大也若三王在天之靈

必責丕子之來則請以旦代之予仁如考考祖考也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是周公自獻其身以為武王不如我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者武王已受天命旣佑下民于四方又定本支于百世一身之任可謂重矣安可遽絶乎言至於此旦之一身不足惜矣儻三王使武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則我祖考亦永有依歸虔恪之心惟恐三王之不受此身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者周公俟命既無形聲之相接復欲卜之以知祖考之從違也則又告之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屏棄也將棄珪璧而不事鬼神矣其迫切之辭如家人父子有激怒祖考之意周公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苟免者哉祖考寧不動心乎至是卜三王之龜皆吉是已許周公矣啓籥者啓金縢之籥而取其占驗之書合茲吉兆也公曰視此卦體王其無害予小子

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是言三王示此吉兆也茲我所以望三王念我武王之明驗也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武王翼日乃瘳周公之心喜可知也想夫周公自時厥後常念死期之必至其所以不死者天假之年以遺成王也使天不留周公以遺成王安得遷商頑民使之格化乎又安得制禮作樂以示將來乎又安得持盈守成神祇祖考皆安樂之乎又安得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乎故曰周公不死

天特留以遺成王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周公之不死蓋此意也而莊周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謬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章非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皆史辭也方成王在幼

管蔡羣叔肆為流言流者肆也以為周公將不利於

孺子成王不能察亦以為疑周公當冢宰之任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庸俗之人烏得不疑周公自信此心無一毫顧忌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所以不行刑辟負三王之付託者以未知流言之所自也居東二年乃得罪人之實向使三監及淮夷不叛亦不知罪人之所在以此知周公信任知道初不以流言為忤也然而猶不行刑辟者有兄弟天倫之愛不忍置之罪地也貽王之詩謂之鴟鴞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其意若曰子旣叛國寧廢其子勿毀我王室權其輕重三監當誅矣王雖得詩其疑未解然亦未敢誚公尚懐猶豫周公居是時所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也周大夫雖知之其如王不知何周公之心上與天通天實知之是故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蓋非啓籥取其占驗之書則不得見周公之冊也然則感悟成王又豈人之所能為乎盡弁者不敢慢也蓋周家之典禮所當然也至於致問諸史與百執事則太公

召公之心也二公誠知王之疑周公為非是然而無策以回成王之心至是可以伸其志矣而諸史百執事皆有愀然歎嗟之聲不謀同詞曰公命我勿敢言其言出於無心成王安得不翻然悔悟而知已之非乎其泣賛之詞曰其勿穆卜啓籥見書成王已知天為周公動威不必卜也夫偃禾拔木謂之時數適然亦可也唯出郊迎勞之際反風起禾是為殊異蓋非此則無以顯天威特為周公動也大抵人臣秉公正

之操行其所學不欺此心俯仰無愧怍者皆然是故人雖可誣天不可誣也觀周公一事學者益當自信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蔡霍三叔也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武王既受命以大義立紂之子武庚為諸侯牧商民之心也又懼其未服而有叛心乃以三叔監之三叔周之懿親也今與淮奄為叛罪不容誅矣故史氏并言三監及淮夷斥三叔與夷

狄同類也夫叛者武庚也今序不言武庚而直曰三監及淮夷者蓋以武庚雖有叛心非三監及淮夷挾之未必敢爾也誅其造意者此史法也而孟子亦曰管叔以殷畔管叔為三監之罪魁宜矣而先儒乃以管蔡商為三監審如是説不知為方伯者誰耶觀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此誅三監也意者霍叔未嘗與謀止貶其同位而不能正救故其罪輕也然則

管蔡其主盟者歟故詩書多言管蔡然而周公大誥之書止言將黜商而不及三叔者親親之義周公尚忍有言耶以是知曰辟曰囚曰降皆不得已而為之也大誥者言非細事也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欲動干戈以誅叛亂勝則為天下王不勝則周之為周未可知也其事存亡所繫此誥諸侯得不謂之大誥乎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兹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
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

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

王若曰者周公奉辭而伐罪也大誥爾多邦越爾御

事多邦諸侯也御事諸侯之卿士師尹庶士也弗弔者呼昊天而悼武王之云亡憫其奪之遽不少延其命也洪惟我幼沖人臨戎而代成王言也嗣無疆之歷數撫無疆之五服乃遭家弗造未能知人安民況知天命之所在乎此言盖所以感動諸侯欲其以武王之故憫其孤弱而同心以赴敵也已予惟小子周公自謂也若涉淵水未知攸濟周公自責其不能輔導以聳動諸侯也大抵欲鼓舞衆心非責已不能動周

公旣為王言之又于己言之諸侯武王之臣也聞此可不感激奮勵而前乎是故敷飾武王受命之因而述其大功以為周家之造如此艱難豈以商一遺種作亂而遂拱手以聽其猖獗乎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旣降威予不敢遏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寧也寧王謂武王也或者謂文王文王未嘗受命受命者武王也故亦謂之寧考寧人武王寳是大龜以稽疑成王紹天明即命即位之初卜之得其兆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玆蠢商小腆誕敢紀其敘皆兆詞也夫武庚在東而曰西土人亦不安静是武庚之叛西土之人亦不安而動也成王即位之時其兆已先見則西土之諸侯其可不赴此役乎商小腆誕敢紀其敘者或曰小腆若所謂小醜未之詳也今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有疵所謂有隙可投為三叔叛也知者龜為先知也民不康者不恱也商民言曰予復反鄙我周邦鄙夷周邦而反從商也商民無

常吁可畏也我師既動之明日有十夫來助夫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十夫之來皆豪傑也敉寧武圖功此為大美事也而况卜之并吉乎人之助信天之助順則勝商必矣肆予告我友邦君以諸侯為友尊之也予既得吉卜卜其行師而勝也則商之逋播臣武庚不足平也而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反曰艱大既以為難且大宜乎未盡從命也乃測兆詞之言以謂西土人不靜者非為商民寔成王宫室

之内有縱非彛而召亂王當自考翼欲其先自治不當罪啇也其曰不可征是謂不當伐四國而勸成王何不違卜也此乃廷議之時諸侯不從故有是言周公今作誥乃重述其言而剖決于誥中也告以成王自聞汝言永思其艱亦不敢輕用兵其如蠢動鰥寡之爲可哀何周公自謂予造此役負此大艱于身豈得已哉不卬自恤爲王急急于此亦豈爲自恤其身實畏天命而憫人窮也義爾邦君者以義期之使綏

我之行無勞我憂其成此役以終武王之功故予小子不敢替天命蓋天方美武王以興我周亦惟卜是用故克綏受天命今天其相我民亦惟卜是用而欲使我違卜有是理乎嗚呼天命可畏所以輔我丕丕基者是卜也王曰爾惟舊人言諸侯皆武王之舊人也爾當大遠思省武王之勤勞若此可不為其子地乎天閟毖我成功所者言天難諶勉我以成功予不敢不盡力以終寧王圖事嗚呼使公無此志成王不

能持盈而守成矣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肆大化
惟天誘汝衷與我同力可得成功天棐忱辭其考我
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之戴
周如此而商人尚敢叛命予豈敢不念前寧人而終
圖其功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民歸則天意從矣今
商民之叛若有疾者當力務去之予豈敢不念前寧
人所受之美命而卒其成功乎王曰若昔朕其逝朕
言艱日思若昔者順寧王之道以東征未嘗不日思

其艱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終其役厥父菑厥子乃
弗肯卒其業厥考翼敬事也兢兢業業以創業垂統
厥子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前人作基業後人豈當
棄乎言武王成此大業今若商人逋誅是棄此基業
肆予曷敢不竟此役乎今伐商之役譬若兄考有友
而伐其子其民其僕勸而不救可乎故雖管蔡同氣
若擾我成王必弁王室棄之不得不以吾君之子為
重也嗚呼肆哉肆陳也爾諸侯聽我所陳明德于邦

皆由哲人令此十夫知天命之所在不謀同歸天固棐忱豈能易君臣之大法今天降戾于周邦惟此大艱人胥伐于厥室是骨肉自相背何止鬩墻也彼自取夷滅爾天命豈可易哉予永念曰天之翦商若穡夫之除草武王既闢其基曷敢不終我畝盖言前人之功有責于後人繼繼承承可不力圖所以共濟之道乎天亦惟美於武王敢不從天之卜是當力保武王之疆土况卜之并吉乎以爾東征天命必不差卜陳

惟若茲若茲者如前所言也大誥一篇自首至尾惟言卜之不可不從寧王之功不可不終竊意周公專為邦君御事道寧王違卜而作是書所以反覆詳盡以卜為言諸侯聞此若發醯雞之覆則必人人用命矣嗚呼周公之心其所以為成王者如此其至可以副皇天動威成王感泣之意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百篇之內已有微子今微子之命乃紀其錫命之書

也當紂之亂微子痛宗廟之祀將絶乃抱祭器而逃于荒野以俟有君然後求續故孔子止云微子去之而戰國之士遂以為抱祭器而適周非知微子者使微子懷適周之念是二其心者也是違其君者也烏得三仁之列乎武王有天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當時微子儻在豐鎬之間武王豈不待之如商容乎然而未聞是微子猶未歸周明矣豈嘗面縛銜璧如楚逢伯之言乎方武王既成伐功憫紂之亡

急於繼絶以武庚實紂之子故不問賢否而立之又以三叔監焉使不為非以續其宗祀武王之志可謂忠厚矣及武庚之叛成王周公乃擇賢者繼之始得微子若以後世君臣懲創武庚之變必絶商祀乃以勤勤告戒直欲延商之祀與周同休可謂能繼武王之志矣詩歌周家忠厚盖如是然後可以言忠厚也啟微子之名也不立之朝歆而立于宋此所謂黜商也此篇周家制誥之書先述乃祖次言其德後復戒

之勉之誠萬世王言之大法也微子既封宋當曰宋
公歷千萬世微子之名不磨以見其不忘商之舊爵
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王若曰猷者始辭也商王元子帝乙之長嗣紂之庶兄也惟稽古崇德象賢此一篇之大旨蓋非稽古則不能贊成湯之德贊其祖之德是謂崇德稱其人之

賢是謂象賢成王命微子之意得矣統承先王不墜其宗緒修其禮物不易商之禮制而作賔于王家與國同休示不以臣禮待待之以客禮也於是罔爲臣僕之志遂矣至是宋始得與杞同爲二王之後振鷺有客之詩皆曰客作賔之證也自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是爲崇德自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

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是為象賢自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洪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戒之

勉之之詞至矣孔氏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其以此歟觀其丁寧告戒微子至誠惻怛若父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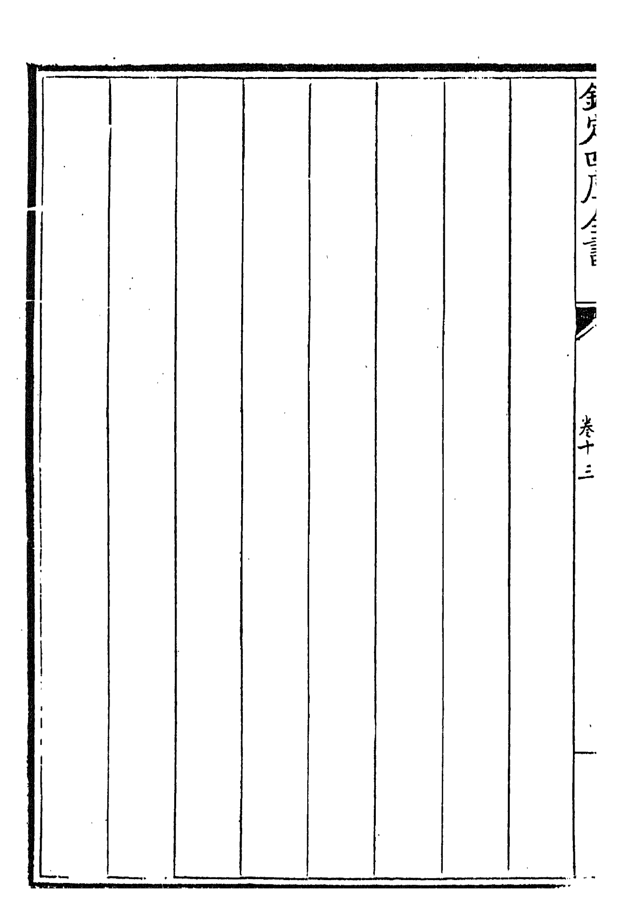
之訓子弟欲其永世與我有周無斁則知殺武庚之

舉深出於不得已也嗚呼此其為三代之王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此誠和氣所召竊意其國政平訟理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若此而唐叔不有其功致之天子則尊君親上之心可見矣成王不敢當乃推本於周公因使唐叔趣名周公是以有歸禾一書周公既得命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想見當時君臣之間情義相感有融融洩洩之樂所謂君能下下以

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者其在兹乎惜乎此書不及見於後世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講義卷十四

宋　史浩　撰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既成洛邑遷商頑民其富家大族所謂怙侈滅義驕淫矜夸閑之惟艱者皆已在洛矣則留商者實餘民也周公憂深思遠又慮餘民狃於故習復萌三監之志故命康叔以鎮撫之使無表裏之助則周室

安矣康叔者周公之愛弟康乃其所食之邑若管蔡是也周公懲創二叔之不咸乃擇其弟之賢者立之作書三篇康誥者告其為政之大要酒誥者革其風俗之沈湎梓材者成其有國之規模也卒使衛之國祚過于齊魯而遺風餘烈至春秋時猶多君子則康叔者真不負成王周公之付託也嗚呼休哉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魄竊意乃史官之紀非周公之書也自王若曰則皆誥辭也惟三月哉生魄者哉始也月始生魄十六日也魄陰類也魂陽而魄陰故生明則屬陽生魄則屬陰月盈則虧虧則月漸不明以虧之始為主也周公初基洛而作新其城邑既成而四方之民乃大和會和會者歡欣鼓舞而輻輳于洛必曰

周者以表周之洛邑也豈惟民皆咢來而和氣仁聲洋溢于諸侯侯甸男邦采衛亦皆遣其臣來朝故曰見士于周或謂士當作事非也記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則見士于周者見其大夫于洛也周公咸勤者勤勞也勞使者之來也

大誥者成王敘武王之勳而勵諸侯以伐三監之書也今三監既即誅乃推大誥之意而將申之以治道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

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
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
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
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
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
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

康又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
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
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
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
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
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
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
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

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

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説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周公奉成王之命以告康叔故叙王若曰孟侯孟侯長侯也康叔實周公之弟而曰長侯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同姓之國封實為長若所謂方伯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封之父也丕大也顯明也丕顯哉文王之明德也夫大誥止叙武王之勲至是推原本所以致武王之勲者文王也此洪大誥治之證也文王之治

無他道不過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以顯民而已夫德者歷代聖人之所尚故文王明以揚之觀太誓之書曰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非明德以顯民乎罰者聖人不得已而用故文王謹以將之觀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非慎罰以顯民乎不侮鰥寡者發政施仁以此先之觀無逸之書曰文王

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非不侮以顯民乎庸庸用人也觀棫樸之詩曰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非庸庸以顯民乎祗祗畏天也觀大明之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非祗祗以顯民乎威威服衆也觀皇矣之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非威威以顯民乎文王顯民之治備見於詩書今告康叔之辭欲其

推廣文王之治以治其國也用肇造我區夏者言文王之德始大有平天下之具非謂得天下也武成謂以撫方夏後世之讚辭也越我一二邦以修若虞芮之人視文王愛之真若父尊之真若天父所依怙天所覆冒也宜乎升聞于上帝上帝垂休天命有歸也誕受厥命者受命而未得其位也其所謂殪戎商者或者謂殪為殺非也盖自此周道勃興商道淪喪也若西土之邦西土之民則惟時敘也武王因之得以

勉就伐功故曰乃寡兄勗而封得以在兹東土者武王紹文王之力也所謂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周公既陳先王致治之由而又訓之使念其父兄今民將在敬循乃文考紹聞服其德言猶以為未足又使之敷求商先哲王之德以保乂民夫商自成湯之後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豈不可以景行先哲而成治乎猶以為未足又使求商之老成人宅心知訓又尚論古之哲王如堯舜禹之德

用康保民乃大合天心順我之德以裕乃身不廢今之王命集是數者則康叔之德可以永保其國矣康叔之德已能裕乃身而周公猶訓之曰恫瘝疾痛也如疾痛在身以行其敬上以畏難諶之天命下以防難保之小人慄慄危懼以盡其心罔有逸豫則下民俾乂矣周公又曰我聞怨無大小不當有也慂夫愚婦一能勝予欲其無怨惠其不惠勉其不勉乃服惟大我先王之德因以保商民亦以助我王宅天命作

新斯民斯民始得歸化也此周公既陳文王之明德而使康叔因文王之德而求商先哲王之德商耇老成人之德古先哲王之德以洪天之德于以保民則所以紹述文王之明德至矣盡矣敬明乃罰者惟敬以持心則從恕明以行之則無私文王不得已而用刑視其民如傷慎罰之實也人有小罪非眚非大過也過雖微而不能改惟終行之以為常乃其自作之孽是過也積之將至於大而不可解矣是則雖小而

必罰也若罪大不終遂其非能知所犯出於過誤而求有以自新是則雖大而可赦也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義也非慎罰而何殺與不殺斯理較然封能知此則有敘時乃大明其法則民服矣民咸服則自相飭勉而底於和協無犯非禮矣汝視民之被刑罰如身有疾痛民斯遷善遠罪而畢棄咎矣其視民如保赤子民斯不忍欺而康乂矣其殺不殺皆天子之法重則刑殺輕則劓刵皆非汝封所可專也故曰非

汝封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刑殺其可輕用乎哉王又曰外事外事者諸侯之所當事也臬猶門之有閑防民之具所謂法也汝布陳其臬司既主行我之法又當師商罰之有倫者既考商之法意又考商之民情取其要而服念之於五六日至於旬時乃得其要而大斷之愼罰之意著矣汝陳是臬事考商之典刑而斷之用其義刑義殺者皆良法也勿庸者刑期於無刑也以次汝封隱之於心乃盡順則曰時

敘惟曰未有順事猶以為未足也非慎罰乎諸侯未
有若汝封之心我心我德惟汝知之康叔若不以恕
存心則周公此言不能入矣凡民自得罪者自作孽
也寇攘姦宄殺人以奪其貨財剛強而不畏死人無
不惡之者又況元惡大憝不慈不孝不友不恭得罪
于為政之人尤深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
而不慈不孝不友不恭豈非大泯亂乎泯亂者彞倫
攸斁也乃其自取文王之罰則其可赦乎雖不赦亦

未許封遽殺之謹之至也爾雅曰戞常也不率大常
不遵法度也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
有符節者皆有官君子也苟不率大常亦不在赦之
科汝當分别播告以造民大譽若弗念我言不用我
法是曠厥為君之道是汝長惡我實惡之苟速由兹
義率之殺之汝得為君為長之道矣不然則既不能
宜其家彼小人及外正人之吏皆肆威虐而違王命
矣是無德以致治也汝當罔不克敬典典常也凡厥

寛民惟文王之敬忌是法民既裕曰我惟有及於古之人則我一人無不悦懌嗚呼行文王所以慎罰之道至矣盡矣成王既告康叔以明德慎罰之道又教其所以行文考之明德慎罰不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之要曰爽惟民迪吉康爽者明也若能如我前所陳皆所以迪民於吉康也迪導之也若所謂躋民於仁壽之域也凡民之生皆有常性君不迪之無由自明我時其惟商先哲王皆有康乂斯民之德作

求者往敷求於商先哲王也汝勿謂商民不可治汝迪之則無不從也不迪則無政事矣無政事則何以為邦乎我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説民知德之説則罰斯可行蓋不先以德而惟罰是用民無所措手足矣何治之有今民亂靡有定是不静也定則知所厎止知其所止則君臣父子之道叙矣今曰不静未厎厥心是民未能止其所也迪屢未同者雖屢迪之心猶未同非民之罪迪之未至也明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天降罰于我以我不能迪也夫何怨之有惟厥罪無在大不可謂小惡為無傷也亦無在多不可謂細行不能累德也而況顯聞于天者乎成王戰戰兢兢懼獲罪於天也如此康叔安得不敬乎敬哉無作怨怨其豈可作乎作怨者用非詢之謀起匪彝之念也當蔽之以忱誠大取法敏德用安汝心審汝德遠汝猷則寛裕而民斯安我則不汝瑕玷不汝殄滅矣盖天命靡常天若罰我我尚

不敢怨汝其可不念哉苟其念之則不至棄絕我之命矣享者享國也既享則當明汝服行之命高汝聰之聽斯民其有不康乂者乎至此則所以行文王明徳慎罰不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之效至矣盡矣王若曰者周公奉成王之辭於始曰王若曰矣今復以此終之也周公謂我之言皆王命也勿替敬典者一篇之㫖不出敬典汝聽我所以告汝之言乃以商民世享世享者世世享徳也嘗考衛國之政若

武公之睿聖文公之好善可謂是有其人矣豈惟如此雖靈公之無道猶能免乎喪邦以至亡秦之世惟衛獨享國四十世九百年與周匹休則世享之言驗矣此皆康叔之遺澤也向使康叔不克敬典不聽成王周公之告則子孫享國安能如是之長久耶嗚呼康叔者亦可謂聖人之徒矣

酒誥

此篇成王告康叔以商人化紂之沈湎當明酒禁故

以酒誥別之其實亦告康叔之辭故一篇之義莫非戒酒先王設酒醴本為祭祀養老合歡皆欲成禮若夫流連荒亡至於敗國喪家亡人豈先王之意哉紂之不善惟此為甚此酒誥之所以作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
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

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汝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明大命于妹邦者欲令康叔明其大教于紂之邦妹邦朝歌紂之舊都成王周公既已遷其民于洛則土著不去者皆餘民也既居其地風俗未易革不得不諄諄告戒之也穆考者文王在周世次為穆故武王

為昭載見之詩曰率見昭考謂武王也西土豳岐鎬之地庶邦諸侯庶士諸大夫少正御事羣小臣也皆得以酒祀其先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若曰有生以來惟聞以酒為祀未聞許之飲也以亂而喪德皆因後世嗜之而忘反故曰亦罔非酒為行以罪而喪邦皆因後世嗜之而生禍故曰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教其臣下有正有事無以酒為常庶邦之飲惟祀事訖始得飲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焉是

以德將之而無酒禍也今惟曰我民迪小子民皆視汝以為唱也惟土物者妹土之人物也謂商民本善其所以不善非民之罪紂之不善所化也愛厥心臧者惜其本善之心為紂所化故欲使之聽聽祖考之彝訓而化汝之德小大之人與汝為一安得酒困乎此德將之謂也妹土嗣爾股肱純者商民若繼以汝股肱而輔翼其純德則必能藝其黍稷勤勞以事父兄所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

孝養厥父母者又能懋遷其有無以致養厥父母父母乃喜感自洗腆洗腆者蕭散優游之貌於時可以致用酒矣庶士有正庶伯君子者皆士大夫也在爾常聽我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盖能明養老之義則克盡為君之道爾乃可以飲食醉飽矣其大者惟曰爾克永觀省祖考之彝訓考中正之德猶不忘元祀克羞饋祀則爾自大其道玆乃允惟王有正有事之臣有正者大臣有事者小臣小大之德與爾為一矣天

亦順爾元德令爾永不忘在王家以此觀之酒惟祭祀養老得用之民其可飲乎西土棐徂棐徂者不遠也諸侯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厚于酒故我得至于今克受天命王曰我聞商先哲王迪畏上天明著小民經德常德也秉哲持智也自湯至帝乙成王畏相者能成王德以畏相故也畏相者重其輔相也惟御事之臣亦能行恭敬之德無敢暇逸其敢有心於會飲乎外之諸侯既不敢內之百官衆尹宗工與

夫里居之士夫庶姓皆不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者既各有職有事以助王之顯德是上欲祗君下欲辟民豈暇飲酒乎在今後嗣王酣身者紂既沉湎六府漫漫四支綿綿不知其身之屬我也憒憒然豈復能造命以事天乎其祇其保皆懷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肆淫泆于非常用燕安以喪其威儀民罔不衋然傷心夫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紂既酣身是無德以將蕩蕩然矣民烏得不傷心乎既荒腆于酒不思

自止其過乃恣厥心之疾很不克畏死又烏知天命之難諶乎彼方使民攘竊其犧牷牲用以謂將食無災安能薦酒醴為馨香之祀乎去先王為酒之義遠矣天之監觀豈不聞乎民之怨氣登聞于天庶羣酗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商而無愛商之心矣天非虐商人自取之爾予非多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夫水之監形不過別其妍醜民之為監以其治亂興亡無一不在也商既墜命我其可不監以撫于時乎

此教康叔以商監不遠之義也予自以告汝以劼毖之道劼固毖謹也與商之善臣侯甸男衛之諸侯況又有太史內史為汝之友乎彼善臣百宗工況惟爾事服休之賢者服采之能者乎況又有圻父農父宏父之三卿乎夫大國三卿圻父司馬也可順以疇咨農父司徒也可教以遠罪宏父司空也可順以安民定辟者可以安其君位而制于酒則沉湎之俗可移矣剛制者彊禁之若欲丕變其習不可不以剛制也

既曰剛制又慮康叔為已甚之政勇於殺人則又為之法曰厥或告曰羣飲羣飲者君既禁酒人當畏戢而尚羣飲實無忌憚也有告之者當不可縱勿使之逋逃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者不用康叔專殺也予其殺若今之法當議處斬非皆殺之也禁止之辭欲其知畏當如是言也何以知之至言商之臣工湎于酒則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成王之本心也此周家之忠厚也惟其如此則汝當斯明享明享其國

也若不用我教辭我亦弗恤汝不明汝事其罪亦同

于殺汝當常聽朕毖聽念而篤行之勿辯者不必曉

曉乃司民湎于酒爾民不湎于酒則汝之職舉矣然

則成王勤勤以作誥為何事哉司民湎于酒而已又

何言哉又何言哉此所以戒其勿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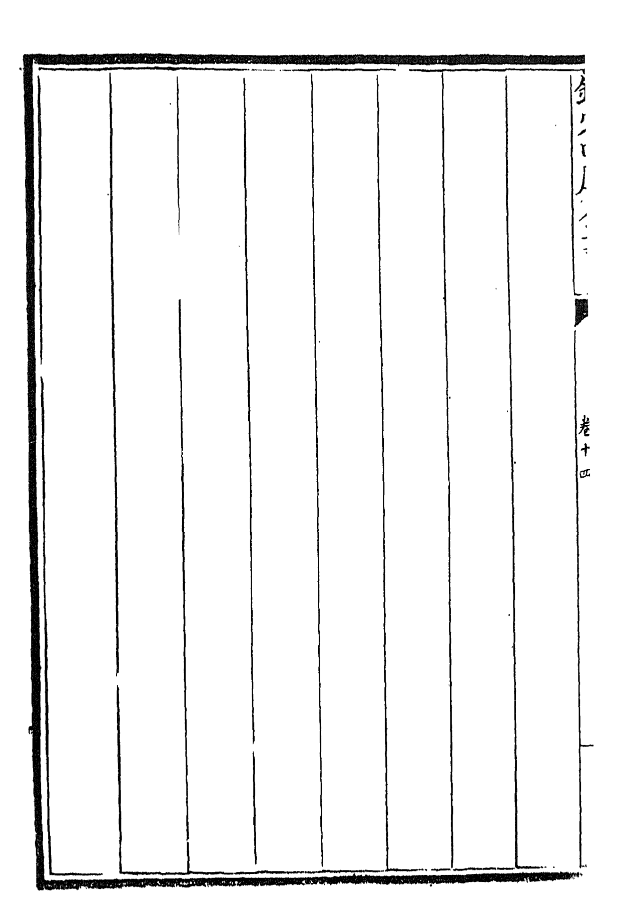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歴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案此篇講義永樂大典原缺



尚書講義卷十五

宋 史浩 撰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周自大王去邠邑于岐山之下文王遷于豐詩稱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是也武王遷于鎬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是也成王至是欲謀都洛洛當天地之中四方貢賦道里適均而武王克商遷九鼎居之已有意都洛矣成王所以繼先志也其曰在豐自鎬至豐欵文

王之故都告文王之清廟也其曰相宅將營宫室必相其陰陽所謂辨方正位以建國也鎬京謂之宗周而洛謂之成周成周東都也即是朝諸侯焉其後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東都有以見成王營此所以朝諸侯也說者謂成王實未嘗遷韋至平王避犬戎之禍始居于洛謂之東周而鎬京始廢黍離之詩序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於是鎬京為犬戎所殘始為丘墟揚雄乃謂太和在成

周信如説者之言成周乃平王所都而謂太和之世

未之詳也然書序今言欲宅洛邑欲者未定之辭竊

意周公知洛為天地之中故欲營治以為王都因遷

商頑民而自治之則平王東遷之應已兆於此矣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

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

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召誥之作召公復命之辭也而此載行幸作役告成之月日意者聖人定書取史氏之紀冠于首也於是

周公輔成王七年矣二月朔後六日成王自周至豐

周即鎬京成王所都豐有文王之廟以營洛告也三月丙午正三日也朏者生明之名又三日而名公至既得卜矣則經之營之又三日則庶民攻之庶殷者以見殷民之多雖頑而即工也水北曰汭攻者治其險穢位者朝市宗廟郊社之位也位成矣周公始來徧觀乃以丁巳用牲于郊告天也牛二者上帝而以后稷配翼日社于新邑告地也牛一羊一豕一者天子社稷皆太牢用牛其是矣附以羊豕羣小祀從也

稷不與者以配天而致告也庶殷吾讎也猶有子来之心則周民可知矣天地至神也猶申告成之祀則祖宗可知矣遷都之意幽明已白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周公以書告商民與諸侯所以遵王命也蓋周有天下九夷八蠻尚皆馴服獨有商民不能革化昧天命之所歸故謂之頑成王周公安得奠枕今于此舉所以探商民之心而鎮服商民之亂也庶殷丕作大盡力役亦既聽命矣復何患哉然

則非周公無以經始非召公無以成終成王之致隆
平師保之力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缺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相考也先民古聖人也面鄉也考古聖人有夏曰禹

天順其與子而保民禹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有商曰湯天順其格天而保民湯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今皆既墜厥命豈禹湯之罪哉桀紂廢棄而失之也今幼沖之子成王嗣文武之業無遺壽耇之人周公為之師召公為之保也考古人之德知文武畀付之意亦若禹湯之望其後嗣也矧又能考謀自天其都洛之舉非人謀也考之於天亦能面考天道而順之也順天矣若小民不誠亦何貴於君乎故召公又曰

有王雖小實武王之元子也大能諴感於小民今有休美矣夫使諸侯及庶殷大作以聽命非有以感于民心其能若是皆周公召公歸美之辭也王不敢後者不敢不敬天也用顧畏于民喦者不唯畏天亦畏民心之險也上而欽天而天子下而畏民而民從則來紹上帝荷上帝之歆以宅土中享四方之歸豈不宜哉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既贊成王曰今休又恐諸侯庶殷未之然也於是引周公之辭以為證亦曰今休可謂善揚君之美矣皇天者法道之天也道之在天下聖人得之以洪覆人物其功乃能配天民物之在君治如生於元氣之中長養而不知其恩如遊於春風之中鼓舞而不知其和故曰其自時配皇天蓋民者民物神祇之主

毖祀于上下則天地神祇為之降格卜宅于大邑則中土之民為之時乂上有昊天之成命下有斯民之嚮治令其享盈成之美矣然則周公之辭與召公之誥蓋無以異召公於是又曰王先服殷御事商之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者成王始以商民難變遷之洛邑使居地中陶天地之正氣變其風聲氣習欲令商之御事比我有周御事以同其心介我有周御事以協其力如是乃為服周之化也然商民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則節性者豈非教之乎教之則日進而不自知安知商民之爲周民乎周民之爲商民乎雖然王欲使羣下節性茍身自不修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戒以敬作所而不可不敬德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則所者其性也王不敬作所則羣下之性何從而節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夏之天下桀失之商之天下紂失之則監于二代者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商人固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嗣王不可不監夏后之世又不可不監商紂之時也我不敢知夏商之受命與夫歷年之多寡亦不敢知其不延而早墜厥

命葢以天難諶而命靡常豈可俄而度哉此不敢知也然而豈終不可知耶試以德之敬不敬占之則應若影響之無差矣夏禹敬天而天受之敬民而民歸之成湯亦然至其末也桀紂反之而失天下則嗣王承文武之烈其所以得天下亦禹湯也豈可不以桀紂為戒乎故曰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誠欲使成王思二國之所以失天命繼嗣文武之道順以求其功也嗚呼使夏人思大禹之功則安得有

嗚條之戰使商人監夏氏之失則安得有牧野之師嗣王監之而不敬焉亦使後人復以嗣王爲監矣嗚呼乃召公之戒可謂切至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乃初服始宅而朝也召公譬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夫人有生之初不失善心是天所命不自他求而固有者也故曰自貽哲者上智之謂也上智之人與生俱生至於下愚則以習而成非天命也茍不失

其赤子之善則德之吉凶數之修短皆自我感召而已王宅新邑如人初生不可因陋就寡當汲汲修其敬德庶復其初是以用其德以祈天永命也以德則動罔不吉以數則多歷年所此天之永命也王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也蓋小民罹于非法以愚而不知禁故也王豈可亦遂其殄戮而弗哀矜之耶傳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如是然後可以乂民若有功皆王以德為先非因刑而致治也

若小民則知用刑于天下而已刑豈可常用哉王當以敬德而易小民之用非法則斯顯著昭明矣遷都本以為民今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則王受命歷年當若夏商以民心而受天命民歸而天予之也復曰予小臣敢以讎民讎民商之頑民也百君子周之賢士大夫也友民周之良民也保受王威命明德則民心無頑良無遠近皆歸之矣王終有成命矣當是時也王之威德豈不顯著昭明哉臣但能以民心天

命規正於王不敢自伐其勤勞惟恭以事王助王毖
祀而有祈於天君臣如此天豈不永其命乎召公相
成王為左右之功於兹可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案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缺）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子明辟自孔氏以為周公居攝而還位于成王之

辭其後諸儒無有異論惟王安石以為復者告也明辟君也周公以定洛告成王非攝位而還之也復者若說命所謂說復于王孟子所謂有復于王者是也若謂周公作是書而還位於成王則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是成王自即位已為君在上不知周公昔何所受而今還之也漢儒不達復字之義乃以為還位後世紛紛遂有復辟之論以事理考之當以王說為然也洛邑既成周公懲三監之叛畏商

人之不服為腹心害欲為國家消萬世之禍是以身任其責斷然宅洛而不辭復子明辟若曰致書於王也嘗謂周公攝政固當還也方周公有營洛之役王之所聞止於伻圖而公遽以還政為說言非其時成王得無疑乎又況周公相踐阼而治踐阼實在成王何以復辟為也其言迥然非類學者當自知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辟君也成王既長為明君矣周公居于洛宜也王如弗敢者周公遣伻之辭也夫受天之命先有以基之然後乃定而不傾王如未敢相揞當及天之基命定不可失之意予今作洛乃是嗣保天命大相東土其

基王之治民明辟爾蓋周家所患在於商民商民苟弗悛嗣有三監之叛周之所以為周未可知也周公知其然作宅東土以鎮服其民所以為王基其治民作辟之本嗣保者或云繼召公而相宅也是故自乙卯朝至于洛師者衆也若所謂京師也旣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皆不如洛洛者召公所先卜也龜之有靈其不變如此伊洛瀍澗皆在河之左右而黎陽獨河北故曰河朔黎水洛食者

凡卜之道先墨龜為兆而今謂之令龜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其曰惟洛食者兆順其墨也伻使也使之獻圖而告卜也王乃拜手稽首以受之以食洛為天休則營而作之可與吾宗周並休矣常吉永吉也二人皆知其永吉斷以示天下所謂共貞也則億萬斯年實我公之惠也拜手稽首誨言拜其誨言不敢慢也或曰二人文武也以詞語考之周公召公而已此不可不辯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王既定洛復歸于鎬使往來以傳辭也周公居洛始祭以落其成故曰肇稱殷祀祀之盛也如易所謂殷

薦之上帝之殷也而必歸之王周公不敢專也夫禮有常文非此族者不在祀典今而咸秩之是雖不在祀典者亦預祀也豈非盛乎周公使百工從王以歸周則周公居洛也明矣而惟曰庶有事者請所事於祭祀之間也王即命曰記功宗宗者尊其功也以功之尊者作元配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也新邑既定莫先於紀功紀功莫大於百世祀此成績所以紀大常而祭於烝之意也惟命者周公受命之辭也曰汝

受命篤弼篤弼言王受命之後篤重輔弼故今有報功之意也旣大閱紀功之載籍乃悉有王自命之人莅政之初紀功乃有不實之患此周公所以勤勤也孺子者王也其朋言王不可以私黨用人也其往言王自此以往也火始燄燄當即撲之勿待其炎灼而弗可絕也一順典常以撫事如我在周輔佐之日勿參以私人我雖在新邑王當使舊僚嚮者舊也使舊僚以作有功厚大汝心裕廣汝德勿屑屑以自私則

汝有譽於天下矣嗚呼周公一覽載籍之失其丁寧告戒已如此則成王之過行戲言宜乎少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公旣受命故復以王之居周者戒之汝惟沖子惟終戒其克終如始也為君之道必察其臣之誠僞故享

不享皆當識也享者享于上也若祭祀之享方其來享苟多物而誠不至焉與不享同役志于享則凡所以奉我者皆誠也不役志于享則其儀畧吾故知其不享則凡所以奉我者皆偽也然則王固不當以貨取也爽輕也侮不䖏也不享其誠而享其物則事之爽侮無足怪者王不能識其不享使至于爽侮是王固可以利動而羣臣皆得以易之矣乃惟孺子頒朕徒以高爵厚禄頒我苟不暇聽我教汝于治民之常

道汝乃是不蘉蘉勉也於此不勉則王所以責我以公其以予萬億年之語亦徒然矣故以乃時惟不永哉戒之嗚呼周公之言切至矣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

夙夜毖祀

既告以不可不勉聽朕教汝于棐民彝令乃冀其篤敘篤敘者力行而敘民彝也乃正父罔不若若汝父無不順此以致治也予不敢廢其命汝歸周當敬之哉茲予其明農哉夫其乃祖乃父所以裕民之道初不求之遠而使至於背戾先於農而已倉廩實然後知禮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則農者在所先務也臣工之詩戒助祭之諸侯終始以農告葢周之先祖世

修后稷公劉之業於此而不忘本周公所望於成王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者王以為公明保輔我稱我祖我父丕顯之德欲我對揚我祖我父之烈以答天命以和民之秉彛而處于衆則民成矣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故厚宗將禮以有功者置之元祀而無文者咸秩之以為從祀周公豈淫祠者哉必其德明可薦之鬼神故也光于上下天地為之感格也勤施于四方萬民為之嚮化也旁作者左

右我王使用穆穆斂敘之德以迓其隆平故文武之教不迷凡我所以致祭之道皆由公指之則吾何為哉恭己夙夜以事百神而已易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其此之謂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公功棐迪罔不若時公輔導我勉勵我無不順時也

王又曰公者呼之也小子成王自稱也其退即辟于周者公旣語我我退即往君于周矣命公後者使公且任洛綏其歸周之期也四方雖順治未定于宗禮故亦未及鎮撫公之功祝公順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者居洛以監觀刑獄百工之事誕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治為四方之輔也嗚呼成王憚禮之未定可謂知所先務矣周公所以不得不作周官也周官之書必作於辯方正位體國經野之後者葢此意也而謂

之宗禮者伯夷掌禮謂之秩宗而周官亦謂之宗伯則禮之謂宗禮蓋有自矣成王至是欲以禮法維太平此神祇祖考不得不安樂之也說者以命公後為立伯禽於魯其說似非古者諸侯入為王卿士未有即命其世子嗣位者周公身存而伯禽自立可乎解書者徒見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之詩遂遷就而為之說使成王果越舊章而為之周公亦豈肯受乎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之於周公非待之不疑何能致是非恃之以為安危亦何必勤勤如是耶今曰公定言公之心肯處于洛我乃敢歸宗周公功肅將祇歡者言周公肅而將命商民自然得其歡心苟公不留我則困矣此所以戒其無困我能於康民之事無厭斁之心則有望於公在無困也公其勿替伻儀刑于四海乃可世世享德矣成王懼商民之頑懲三監之擾其恤民之心

如是切至孰謂其幼沖哉以周公之聖受武王寄託
克荷天下之重而成王猶丁寧告戒之勤若此況其
下於周公者成王馭之必有其道矣嗚呼賢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

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既告之如是之悉周公拜手稽首而復於王曰王命臣以宅洛邑臣承保文祖所受於天之民而增光烈考武王所以有後嗣之意無不盡恭也孺子來相宅者成王實始來祭也成王大厚典禮以禮商之賢人治為四方新立其法使罔不來朝則天下之恭益

自成王為之先也其自時中乂治至於萬邦咸休由内以及外王乃有成績予旦以衆賢及御事勤奉文武之成憲以答有衆則有衆之孚信益自周公為之先也成王若是周公又若是可謂相得益彰矣考我昭明成王以儀刑四方乃盡文王之德也使我敬治商民故綏安我以秬鬯二卣夫秬黑黍鬯香草卣中尊也皆天子所以享上帝薦祖考之物成王使周公以此有事於神祇故曰明禋也周公拜手稽首以將

君命不敢宿留於家則以禋于文王武王之廟其祝之辭祭之福具見於下葢欲文武惠吾王力行敘治之勤無有遇疾所謂身之痾政之疵民之瘼皆去矣萬年厭飫我王之德而商之餘民亦乃延頸以考我王王使商人乃承其餘烈亦且萬年永觀我王懷柔之德所謂與王同休也嗚呼周公如是之謙恭如是之將命後世猶有謂成王以天子之禮樂賜周公者嗚呼其誤矣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

則魯用天子禮樂世世僭禮孰謂成王肯賜之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自名誥之首用牲于郊社于新邑之後至是禋于文王武王之廟天神地祇人鬼俱享矣皆史氏之紀聖人定書分而附于二篇之前後使當時作洛之次

序雖百世之下可考而知也其遺後世亦厚矣戊午社于新邑又七日甲子周公乃以成王朝諸侯庶殷既皆用命王乃告以使公居洛之意與公反覆言之已定矣乃用牛以告文武使知周公居洛之意其曰後者不敢絶周公之歸意姑留以鎮洛之辭也說者乃謂王立周公之後於魯夫使之居洛而立其子是成王疑周公不用命立其子以堅其心也周公豈反側而跋扈者何必為此使成王果有是心周公方且

恐懼之不暇而敢受之乎此後世求經太深至於如此之鑿也其實王欲歸周百工旣從王于周獨使公少留而後歸也烝冬祭也歲十二月索享之祭故備物而熟之故曰烝今祭于文武之廟加牛以彰其備禮也逸史之名也王賓周公殺牲以祭而祖考咸格太室者太廟之中室按月令冬居玄堂夏秋之間土用事四居太廟之太室祭有九祼在饋先先其誠也保事旣畢乃明告周公之居洛中册使逸安之在十

二月周公乃還政以居洛周公相成王誕保文武之民至是七年亦可以還政矣此皆史氏之紀也